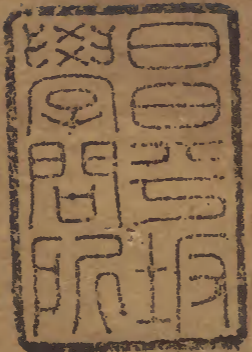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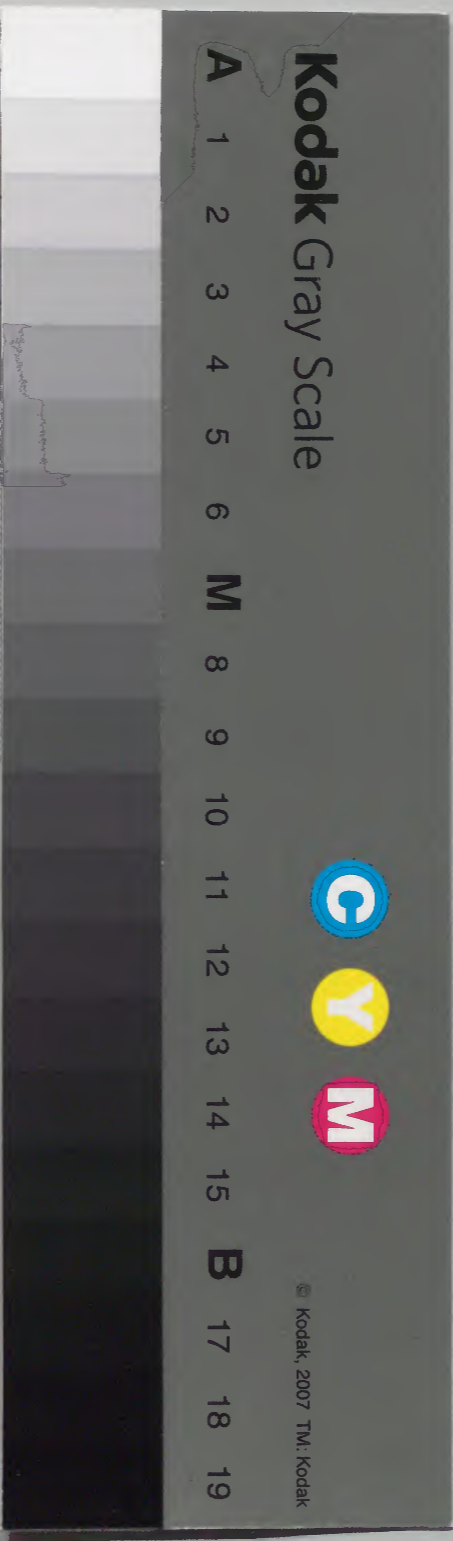
十一



		五	漢
		二	書
		五	門
四	八	五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函	二		
一	四		書
八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6)		
函號	298	265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淺草文庫

論語一

總論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

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趨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

是訓詁。論語須是翫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翫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

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停停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

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

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或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

兩說前一說勝。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案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他案。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礪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以上語類十一條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

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某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某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殺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詞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

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以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

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某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論語纂
訓序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命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

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踐履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原。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答江隱君○以上文集二條

學而第一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

已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

專靠師友說話。以上語類二條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

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答張敬夫文集

學而時習之章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

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其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以上語類五條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畧也。學之

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復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工夫閒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

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閒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閒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爲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旣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悶。今旣信從者自遠而至，其

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己。則久久自有此理。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己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

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

不見知。果能不愠否。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問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幹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些。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幹曰。旣

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踈。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如何。曰。也未說到命處。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

此說。

以上語類九條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汎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故集註著箇大凡也。

問君子務本註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

朱子全書卷十
三
爲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而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汎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見良心之發見。爲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爲人

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爲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

問孝弟爲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旣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

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爲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

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著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

仁。心之德是仁。

程子謂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以上語類十一條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閒界分脈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

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只當從伊川說。謝記

上蔡論語疑義。文集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不
是別更有仁。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
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
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
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

以上語類二條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
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
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
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
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
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
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
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

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于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巧言令色說

巧言令色。敬夫云。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爾。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蜚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豪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爲己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

前。此爲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

是徹頭徹尾底。

問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外義便錯了。

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註脚。

今又要討盡已註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爲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

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爲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

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

信卽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

要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

至之問集註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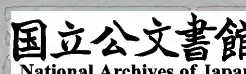
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以上

語類十四條

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答何叔京文集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鄭氏讀甸為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六十四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



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
 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
 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答廖子晦文集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
 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
 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
 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
 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

本。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
 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
 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
 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
 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
 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事上。若不敬
 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
 事忘了。便是不信。然敬又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

施於民者無信。則爲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爲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最要緊處。

子升問集註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

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爲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爲政之本。以上語類四條

弟子入則孝章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

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蓋人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

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

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爲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

以上語類六條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

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

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為有餘力。

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答石子重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

不但以為飾而已也。答都昌縣學諸生

問弟子人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

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

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脩己治

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

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為禽犢

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偽。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

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

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

辨也。曰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

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事君能致其身。集註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以上語類五條。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



以主之母友不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爲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爲善。又不曾爲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爲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閒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閒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閒斷。閒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

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

問集註謂友以輔仁。不如已。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已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毋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

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

問無友不如已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問無友不如已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此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為友。

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以上語類八條

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慮去也。

答呂子約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以上文集二條。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

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思。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土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以上語類三條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



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閒隱。然有此意也。答在長孺別紙。文集

夫子至於是邦章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卽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爲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伯遊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

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尙綱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

如此者。答林德義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僞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

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為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翫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和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曰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答董叔重。以上文集二條。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概。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

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倘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

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爲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爲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爲難能也。此說得之。

以上語類

五條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來諭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為則可矣。何改之有。某謂不為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為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答何叔京

問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為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為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

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為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為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為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已之意。乃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曰。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某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為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尙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

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

如何。

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閤閤。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閤閤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

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如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

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
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
磅礴氣象也。

吳問禮之用和爲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
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
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
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
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
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

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
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
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
以爲苦。緣他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
不以爲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
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
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
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

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

有禮而不和。則尙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問集註云云。上一節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爲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節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以生語類九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
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
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
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
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
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
先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
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
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
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
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
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
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
者在我矣。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

顏雋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則爲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爲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爲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爲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

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以上語類七條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答廖子晦文集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

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
久從師去也好。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
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
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
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
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
語。亦此意。以上語類四條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
定。是入門便差了。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
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
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
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
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

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

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
言者。謂學問之功。以上語類五條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
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
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
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
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
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
必引以為說也。答虞士朋文集

不患人之不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
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
否。

問不患人之不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
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
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知言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

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斬人之必知。以上語類二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論語二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

便粗了。

或問爲政以德。曰。爲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已。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

問爲政以德。老子言無爲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無爲。孔子嘗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爲。便

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爲者。未嘗不爲。依舊是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是已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事。豈有不理。賀孫錄云。老子所謂無爲。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以上語類四條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

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概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

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爲可法。惡爲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爲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爲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爲戒耳。呂伯恭以爲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爲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

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爲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爲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爲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爲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

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綈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

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僞。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爲善。而

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爲善而不終。今日爲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

問聖人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游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

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爲天下。何嘗廢刑政來。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儻統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

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以上語類五條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

說聖人只於己分上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概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

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

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也。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惑。却相似。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

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

朱子全書卷十一
十一
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

至。如此分看。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

較易。

以上語類十七條

問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太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

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註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慢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

格知已至。曰。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畧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答陳安卿文集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

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爲三家發也。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爲其所得爲。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以上

語類
四條

問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強私家。得

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為武伯言。尹氏則為眾人言。未知孰是。曰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眾人不可通行之理也。答都昌縣學諸生。文集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顏順色以致愛於親為難。曰。人子胷中。纔有些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愛親之色為難。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曰。此說好。答程允夫文集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

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

子游爲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洒掃應對。子游便忽畧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

儘是難。曰。旣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以上語類四條

吾與回言終日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概是如此。良久云。於晬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晬面盎背。此之謂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註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相似。

問集註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

退省其私。卽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粗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句。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於心。隨卽融化。更無渣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工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陽中。若不融。一句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渣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以上語類七條

問亦足以發。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答程允夫文集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唯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

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已而讀書者有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已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觀其所樂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撓人所爲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是這般撓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

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粃爾。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爲。或勉強有所爲。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爲。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爲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爲事。亦通。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爲利來底。又

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爲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尙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概。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閒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子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閒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

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
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
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以上語類七條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為善。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答方賓王文集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
舊時所看。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
溫故。固是閒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
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
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
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
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
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
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

不足爲人師。

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以上

語類
五條

問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爲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間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也。曰。此論甚善。答范

伯崇
文集

君子不器章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

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

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爲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爲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

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爲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爲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卽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徧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

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爲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

比字爲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

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與？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如何？曰：忠信爲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

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爲善。比於小人則爲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以上語類五條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答程允夫文集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

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拗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



便不安穩。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妥帖。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上以

語類
六條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

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答吳伯豐
○文集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閒。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爲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爲

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以上語類五條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爲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爲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

或問誨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之爲知之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

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閒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答方賓王文集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

也。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

徐問學于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

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問學于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

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
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已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
以上語類八條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語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

字難看。如這撓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以上語類二條

或謂子奚不爲政章

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

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爲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

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語類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

此意合。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概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尙忠尙質尙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樸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以上語類六條

問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

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是也。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答黃直翁文集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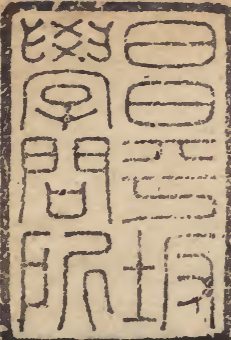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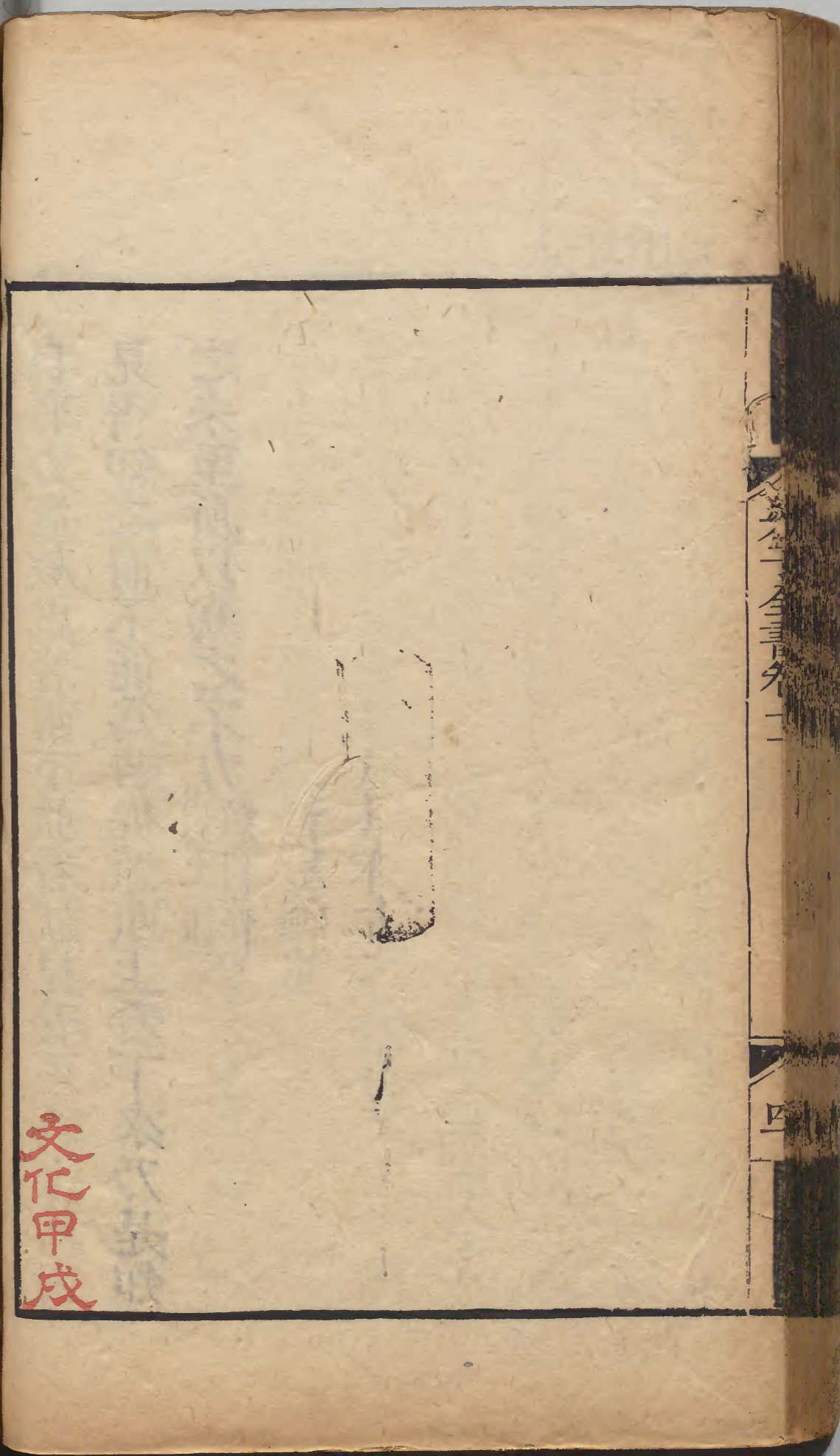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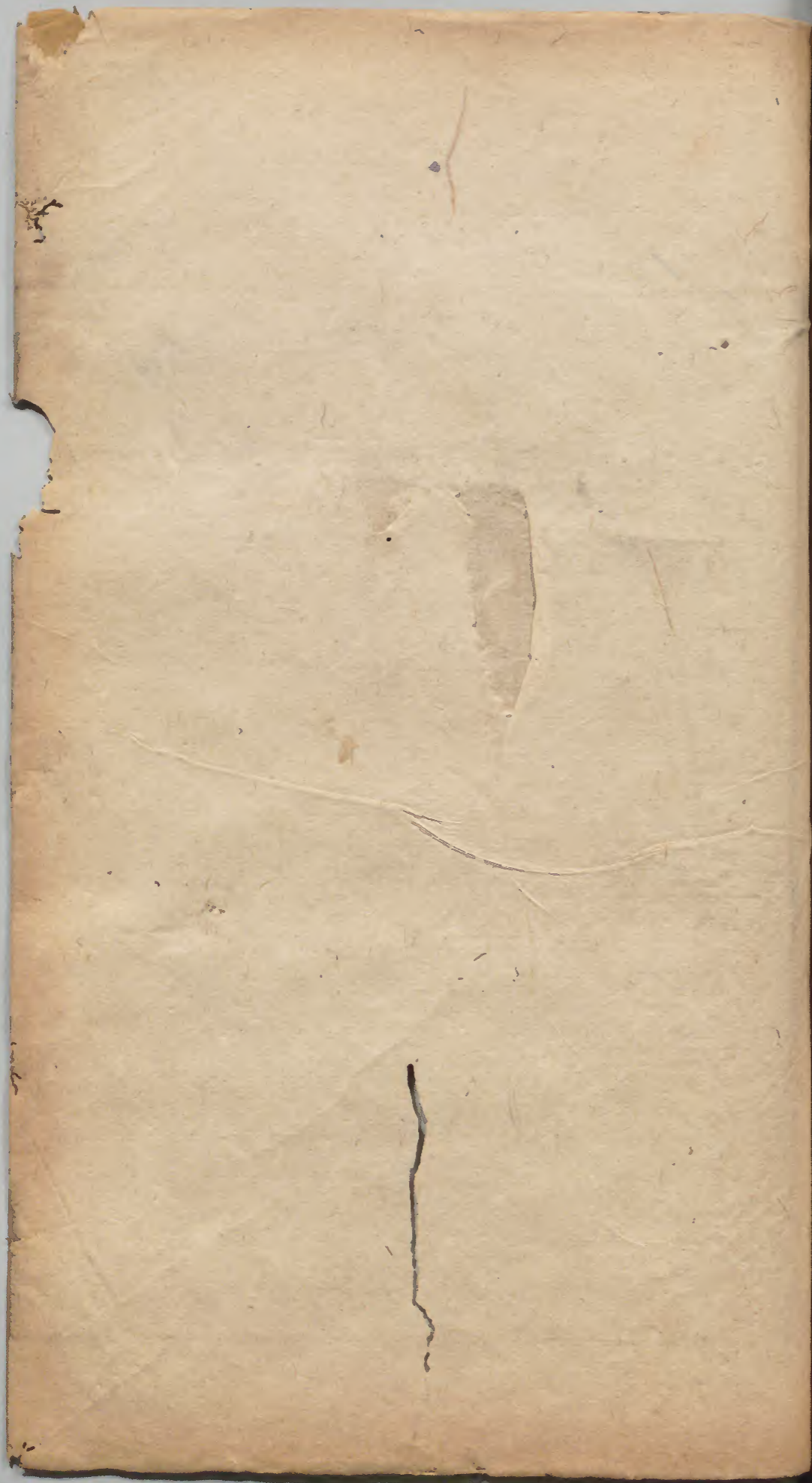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

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爲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

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

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以上語類四條





文化甲戌

古今圖書集成

四

